网络面试

陈云燕

子夜，儿子的邮箱发出“叮”的一声清响，这是他刻意设置的声音，为的是守候国际学校发来的伊妹儿。尚未入睡的孩子一跃而起，伴随着“咚咚”的心跳，他战战兢兢地打开了电脑，一份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赫然出现在他的邮箱里！点击一看，原来是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招生委员会的面试通知。深夜的寂静，一下子被儿子兴奋的叫喊声划破！他的声音带有明显的颤音，透出一种巨大的惊喜。

那一刻，旧年的帷幕刚刚落下，新年的钟声余音尚存。我们全家睡意全无，想起儿子一年来所走过的申研之路，犹如跑马拉松的运动员，一下子有了到达终点的欣喜。

外面断断续续传来了鞭炮声，儿子按捺不住激动，重新浏览了邮件内容，其大意是：首先感谢你选择了我们的学校，通过对你各项考试成绩和学术成果的综合考评，我们对你很感兴趣，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你的个人情况，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时间段安排一场简短的网络面试，请你选择适宜的具体面试时间。

确定面试时间后，学校要求儿子向申请系统发送一张本人照片。通常，大多数申请者会把自己精心打扮过的、最帅的靓照发给招生官，以便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。而作为一个典型的“理工男”，儿子则选择了一张“身穿朴素的工作服，手戴白色的实验手套，正低头观察实验情况”的工作照。事后的进展表明，或许正是这么一张“实验照”契合了招生官“崇尚务实、喜欢实干”的招生理念或标准，才让接下来的进程变得手到擒来，顺风顺水。

在随后准备面试的几天里，为了确保面试成功，儿子通过网络认真查阅了学校信息和导师的研究方向，并对招生官可能会涉及的几个问题做了精心准备，先用英语草拟底稿，再用口语反复表述。临了，还约请专业人士来一场逼真的“模拟面试”。

约定的面试时间终于到了，那一刻，家里的空气变得异常凝重。我们关掉了所有可能占用流量的手机、电脑等通讯设备，以保持网络畅通，确保儿子与招生官的“面对面交流”能够顺畅进行。

屏幕上出现了招生官的头像，她曾经是一名中国留学生，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招生官。简单的问候后，她先让儿子进行自我介绍，然后用流利的美式英语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。看似随意的询问，其实蕴含着一个个实质性问题：关于个人情况和业余爱好，关于实验背景和课外活动，关于曾经参加过的志愿者活动，还有读书费用的来源和今后的打算等等……儿子用相对流利的口语一一作了回答。每当答完一个问题，招生面试官总会报以赞许和友善的口吻连说“OK、OK”。

面试得以顺利进行，主要得益于儿子事先的精心准备。有学长告诉儿子，在有限的面试时间内，你要尽量将简单的问题多加描述，把时间的掌控权争取到自己这一边，这样还可以避免招生官提出更多生僻的问题。

当然，面试期间，儿子还多次不失时机地主动出击，说自己喜欢游泳，不知学校里是有没有游泳设施？这一提问正好切中了美国学校“不但喜欢学生会学习，还要会运动”的办学理念，面试官在回答时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接下来，儿子还主动谈到将来的想法，说自己将会继续攻读博士，并就如何申请博士询问了相关情况。其实这正是招生官想要提到的问题，孩子却率先表明了自己的观点、想法和态度，令招生官颇为满意，在连说了好几个“OK”之后，面试官告诉儿子，两个星期以后会有录取与否的正式结果。

不是两星期后，而是短短的两小时后！一份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邮件便“叮”的一声钻进了孩子的邮箱：恭喜你成为我们学校的学生……下面还有该校校长的亲笔签名。

这一刻，来得那么出其不意，也来得那么合乎情理。正如儿子爸爸在给他的新学期寄语中所写：炎热的暑假，当别人逍遥在舒适的空调房时，你正在实验室挥汗观察着一条条曲线的走向、忘我琢磨着一组组数据的内涵；当别人嬉戏在游戏厅时，你正在宿舍里背单词、做习题、练听力，直至深夜……正是这一切，成就了你今天的常青藤之梦！

就像电影《霍比特人》里所说：世界并不在你的地图与笔记里……当你回来时，你将从此与众不同。

人生自是有诗意

崔海波

寒假里，和女儿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节目，与场上的选手一起玩玩填字题、飞花令、图片线索题等等，答对了哈哈大笑，顺便自我表扬一番，答不出或是答错了也无妨，场上专家会有精准易懂的解说，十场比赛看下来，等于上了十堂古诗词欣赏课，受益匪浅。

总冠军武亦姝脱颖而出迅速走红，成为青少年的偶像。我女儿对她的才华自是羡慕不已，她对亚军彭敏也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还把从网上搜集来的信息告诉我：彭敏是《诗刊》编辑，成语大会总冠军，汉字听写大会总冠军，要是这次诗词大会也得总冠军的话，他就是三连冠了，他读大学的时候，玩“飞花令”横扫北大无敌手……

我盯着电视机屏幕看了一会儿，说，彭敏这个人来过鄞州的，去年四月份，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颁奖典礼在鄞州中学举行，他的短篇小说获了奖。

女儿惊讶地问：“你看到他了？”

“是啊，我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呢。”

去年四月，女儿正准备高考，我没带她去参加各种活动，就是叫她恐怕她也不肯去的。这会儿，她遗憾地撇撇嘴，继续看节目。除了冠亚军以外，轮番上台攻擂的其他选手也是璀璨夺目，各领风骚。正月初二晚上播出的那场比赛中，来自陕西渭南的小学语文老师刘泽宇在个人挑战赛中过关斩将，成为擂主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刘泽宇在自我介绍中说，他曾在建筑工地打工，工余时间学习古诗词，后来当上了老师，每周一次在学校大操场上给全校师生讲古诗词……我对这位老师钦佩之余，不由地想起自己在山区做语文老师的那段时光，每天傍晚学生放学走了，校园里空荡荡的，我开始品读古诗词，桌上放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和一本《宋词三百首》，独倚窗台，就着清风明月念念有词，感觉自己需要的慰藉和情怀都能在诗词里找到。只是后来没有坚持下去，否则到现在估计也能积累上千首了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当时背诵过的篇章大都忘了，这次和女儿一起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，那些美好的诗句又从记忆深处打捞起来。

女儿读中学的时候，语文成绩虽然还可以，但对古诗文不是特别爱好，除了老师要求背诵的名家名篇外，不肯多背一首诗，看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节目后，她突然对古诗文爆发出强烈的兴趣，我顺势利导说，像武亦姝那样，口袋里装一本唐诗宋词，随时拿出来翻翻，如果你能把玩手机的时间都用来背诵古诗词，不出两年，就是诗词达人语文高手。

之后几天，女儿与高中同学相约着去高教园区图书馆抄写古诗词，还叫我把她前几年学得半途而废的《古文观止》找出来。某日她抄诗回来，我说，这么冷的天，明天就在自己家里读读背背算了，效果也一样的。

她说不一样，在图书馆里学习，可以和同学一起交流讨论。

难得他们拿出了高三时的学习劲头来学古诗词，但愿能坚持下去。

山 道

凤凰/摄影　天涯/配诗

山道，见证岁月的厚重与薄凉
光阴深处，炊烟
设定家的温度
弯下腰，收获土地馈赠
青菜萝卜，佐料

生活的滋味
负重是一种常态
你把日子踏成时间坡度
为了让紧随你的未来
不再有崎岖的路

小小说

老母子

岑燮钧

根叔在省城摆摊。回来后，看着自家的楼房，感觉空荡荡的，失了手脚。

“回来了好！”老娘喃喃道，“高高楼房不住，租在一间小屋里，到底不亮堂。”根叔没言语，只管在院子里收拾几根老木。

根叔是小儿子，是娘40岁时才得的。前面有三个姐姐，大姐今年已做了曾祖母。这几年，几个姐姐多次劝他回来，反正生意也不好，就是糊个日子，回来不也一样吗？老娘九十多了，托隔壁堂兄照看着。虽然身体还硬朗，能自己料理自己，但终不是长久之计。姐姐们也老了，看一趟是一趟。一次大姐来探望时，老娘躺在床上，已经一天没进水米。劝她到女儿家住一阵，她说老了不能讨人嫌，除了自己家，什么地方都不去。大姐是噙着眼泪给他说这事的。

根叔听了不言语。

第二天，他回来了，娘的病就好了。他顺道配了货，又回去了。

可是，根叔前脚到省城，后脚电话就到了，老娘让他赶紧回去，因为一阵过堂风，把大门给关死了，钥匙忘在了屋里。大门是铝合金的，为了今年儿子要带女朋友来，刚换上的。要是木头门，说不定使点猛力就能打开。

老婆埋怨归埋怨，可是也不能不回，就是多趟车钱。

回到家时，已是日落西山，老娘坐在檐下，望着院门。

“娘……”

娘没言语，似乎想站起来。

“娘！”根叔又叫了一声。

“你咋这么慢哟……”好半天，娘才说了这句话。

这一夜，根叔在床上辗转了好一阵才睡着。

“我们回去，这把年纪了，还能干什么活？”老婆问他。“你还能干地头活吗？”她指着根叔发胖的身体。

“这一次摊位能卖个好价钱，说不定过一阵就不值钱了，你没听说我们的市场要拆么？”

老婆不停地絮叨，根叔不声不响。老婆知道他是个吃石头的人，出了眼泪。

根叔回来的头个月，几乎没买什么小菜。除了水电费，也就用了百把块钱。老娘有点心疼老儿子，把女儿送来的营养品给他吃了。

根叔找不着活。五十几岁的年纪，不尴不尬，总不能坐吃山空。儿子在北京找着了工作，可是光房租就得一千多，就更不要说买房子了。

老婆先有了活，托一个堂妹的介绍，在三里远的一个鞋厂里贴商标，套包装，一个钟头八元钱。她不会骑车，是走了去的。后来，连中饭也带了去，做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。

烧中饭时，根叔走过来，娘就把米淘箩让给他，让他煮饭时放一点冷饭，年纪大了，吃不了干饭，总噎着。

吃饭时，只有母子俩，话有一搭没一搭，很是寡淡。

娘幽幽地问：“昨晚好像听到她在哭，有事情么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你！”男人说话总是硬声硬气，“没活，没钱嘛！”

娘噎着了。咳了好一阵，才勉强送进一小口饭。

半个月后，根叔开始在外甥女婿的厂里做车床。头几天，他每次回来，就不想动了，腰也酸，背也痛，老娘就默默地帮他做饭。“吃不消，就偷个懒。”娘说，一面埋怨外孙女咋不照顾着点娘舅。“下次你二姐来了，我给她说。”根叔说，别，这不是难为二姐么？

后来，外甥女送了他一辆过时的电动车。上班时，他有时捎上老婆，先把她送走。老婆在车后念叨，他后来就不带她了。

“你劝劝你老婆，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别‘铜奔心’，身体当心。”一次娘吃饭时说，“你也一样。”

“北京的房还没着落呢。明年要结婚，儿子想买套小的，合计来合计去，还差几万呢。”根叔闷头吃饭，嘴里咕噜咕噜。

“你二姐说了，买房总要靠小孩自己，你们一年做到头，说是也只能给他买个马桶位置——北京的房子咋这么贵呢！”

根叔只顾自己吃饭，他不想跟娘多说。

“唉……”娘也不由得为孙子劳心。

一日，两夫妻吃了晚饭，已是九点多了，只听得娘的房间里传来唤他的声音，根叔就走过去。

“把你老婆也叫来。”娘说。

根叔就喊了一声老婆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婆揩着洗碗的手进来了。

娘坐在床上，摸摸索索地，半晌，她拿出一个布包，一层一层摊开来，露出几张纸头，交给根叔。“你看看，加起来是不是一万三？”根叔算了算，是一万三。“这三千，是二十年前你爹去世时留给我的，说是我的安老本。这八千，积攒好几回，后来我让你三姐合起来存的，有十年了。还有三千，是村里的养老金，说是年纪越大钱越多，后来我就让你三姐从折子里拿出来存了定期。反正我也这么大年纪了，用不了了，你们先拿去买房吧……”

“娘，我们有，你自己拿着……”根叔有些哽咽。

“我拿着跟你拿着，不是一样吗？我去了，还怕你不给我送终……”

“娘……”老婆也有点动情，“还是你藏着好……”

“你们凑合凑合，给孩子讨媳妇要紧……”娘说。

三个人都有些唏嘘。根叔把存单递给老婆。老婆站了好一阵，走出房门时，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根叔说：

“不知我们老了怎么办……”

逐渐老去的村落

寒　石

生命的衰老与心灵的回溯同步。在我生命的黄昏来临之际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衷于往乡下跑，越接近乡村，在乡村的巷陌或田野里盘桓得越久，呼吸就越顺畅，内心的舒适与熨帖感越强。但是，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感观也在不断增强，我们的故乡也在逐渐老去，变得越来越陌生，它的呼吸、脉动、气息，在逐渐虚弱、衰败，虚无缥缈。

从前的乡村是恬静的，没有喧嚣，没有嘈切，没有穿梭招摇的车辆与声色，像一头黄昏里反刍的牛。人们在田间劳作，村落里生息，没有太多想法，只求日子温饱，生活安妥，一辈辈的人都这样过。每天早晚回响于林中的鸟语，春天开畈滚潮般的蛙鼓，暑天里能把村子淹没的蝉鸣，还有飘荡在村落上空的炊烟，在家家户户敞着的门槛上跟人一块进出的狗猫鸡鹅……所有这些与村落攸关的元素，现在都在变得依稀、不确定。

炊烟是村落的呼吸，有家家户户的生活密码。从前，画家描绘乡村，于山水田野间涂上几抹袅袅升起的烟青色，即表示村落人家的所在。那时人家，家家户户还烧秸秆柴草，当母亲在灶洞里点燃一把柴薪，那户人家的烟囱上就会升起一缕烟色。不同的薪火升起的烟色各有不同，稻草浓重如泼墨，麦秸轻透如水粉，干柴的烟是淡淡的青釉色，没干透的则呈浅浅的青褐。炊烟里蕴藏着家家户户的气息与秘密。哪户人家来客人了，哪户人家晚餐烧鱼烧肉、红烧清炖水煮了，都能从炊烟中闻识出。那时人们的嗅觉如狗一样灵敏，主人家把鱼腥肉荤刚刚端上桌，一家子尚未动筷，蹭吃的人与狗前后脚就赶到，还要装作不知和撞巧：哟哈，红烧肉，这么好吃口运啊……吃口运就是不求多、只尝尝味道的运气。乡风淳厚，主人家是不好逐上门的蹭吃客的。

饭菜做好了，灶洞里的炭火余烬尚可利用。母亲们常用来煨粥，一个陶罐抓把粳米，盛上水，加盖窝灶火里，翌日一早在被窝里就能闻到新米甜糯的粥香，惹人肚子咕咕叫唤。到年脚，家家户户往灶洞红亮的炭火里煨骨头黄豆、清水猪蹄、红枣鸡婆或者木耳红枣、莲子百合……村落气息立马变得丰满富庶、活色生香起来。小孩子家背着大人悄悄往里塞根年糕，一团番薯，几颗土豆，甚至一把黄豆、玉米或夹杂在稻草中的几穗稻谷，都可煨出一口绕鼻暖香。当然，小孩子玩性重，万一玩得忘了灶洞里的存在，待等满屋焦香，整个村子都闻得到，那就露了馅了。

开春了，牛拉犁把沉睡一冬的田翻开，这一翻不要紧，把土地当被子的蛙们给闹醒了。它们很生气，睡眼惺忪，呱呱呱吭吭吭地嚷嚷着，表达它们的不满。意思是说，人家睡得正香，正做着春天大乱梦哩，这就被揭了被子，有点礼貌没有？蛙们嘴碎，且记恨，这一嚷就没完没了，一直要持续到春苗返青，才忘记嘟囔。无数的蛙们一开腔，于是，整个春季，乡村都会被蛙鼓笼罩着，没日没夜地鼓动着耳膜，仿佛那声响不是从野外传来，而是耳膜自身鼓动的结果。但是显然，耳膜是鼓荡不出这效果的。这声响如潮动，从很遥远的海平面上翻滚而来，是大潮荡平滩涂沟壑时天空的回响，有隐隐的震颤感。那是从八百里外滚来的雷鸣声，就像有个巨人在打呼噜，口闭着，声音在喉咙底下咕噜了很久，然后连绵不绝地从鼻腔里泄出。那是一口大锅里咕嘟了很久的浓汤，火舔着锅底，汤不歇地咕嘟着、咕嘟着、咕嘟着。春夜绵长，人在这样的咕嘟里，渐渐就有了睡意，几个呵欠过后，竟也有要咕嘟的意思了。

那时的田里多么灵动，除四时色彩更迭，本身也养息着许多生灵，泥鳅、黄鳝、毛蟹、田鸡（一种蛙类）、田螺。大雨过后，还会有各种鱼上畈串门。早春开畈，小孩子拎个竹篮跟在犁地的大人屁股后面，可以捡到很多还没来得及苏醒的泥鳅、黄鳝。那些家伙多滑腻机灵啊。这会儿刚睡醒，懵里懵懂的，手一抓就进了篮子。秧插下去了，大人们下田干活，腰间总要别个倒刺竹篓，遇到撞上手的活物，顺带逮进篓里。晚上回家，倒盆里，游的爬的移的，花色多样，用姜、葱红烧清蒸了，便是碗上好荤菜。待等稻秧笼了田，那时的黄鳝最肥，钻进田塍穴居起来，过起昼伏夜出生活。这是最好的钓鳝时节。一枚钢钩，几尾蚯蚓，我年少最好这手，最高纪录一横田塍钓了十几条黄鳝，在竹篓里乱窜，沉甸甸的。

所谓乡愁，就是某些与生俱来的、植入生命基因里的美好，在时间与空间的勾兑下越来越淡薄、缥缈。可是，等真正回到故乡，你会发觉这还不是问题本身：村子还在，乡土一样熟络的面孔已剩没几张了。炊烟已然匿迹。几条流浪狗夹着尾巴见人躲着走。蛙鼓还有，只是零零星星形不成如潮的规模与气势。瘦身很多的田野里除了作物，再找不出其他生命迹象。村落停止了呼吸，田畈没有了生息，乡土成为一幅了无生趣的老照片。有乡无“愁”，或许，这才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乡土情愁。

那天回乡，老爸老妈在村口的老树下乘凉聊天，在一起的还有大明堂的周伯，两间头的张叔老两口和后姓屋的刘婶。我过去招呼：“……伯，叔，婶，都在哪？”

“呵呵，都在了。一村子人，差不多全齐了。”老人们解嘲地乐呵。